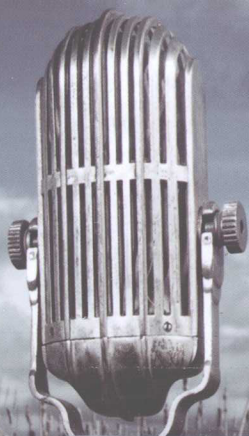


文汇·麦杰珂
新锐作家系列

约翰·列侬

坐在我的窗口

杨青 著



文汇出版社



约翰·列侬
坐在我的窗口
杨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列侬坐在我的窗口/杨青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2

(文汇·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

ISBN 978-7-5496-0740-2

I. ①约…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2702 号

约翰·列侬坐在我的窗口

主 编 / 桂国强 陈 平
执行主编 / 陈先法

作 者 / 杨 青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瑞凡品牌设计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90 千
印 张 / 10

ISBN 978-7-5496-0740-2
定 价 / 22.00 元

主 编

桂国强 陈 平

编辑说明

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示当下文学界活跃在一线的年轻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成果,鼓励他们的文学表达,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袂推出“文汇·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

本系列共十种,为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关注时代的小说作品,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情感饱满、风格各异,其中七种为长篇小说:哲贵的《迷路》、余西的《另一个世界的花朵》、甫跃辉的《刻舟记》、杨则伟的《我只有北方和你》、周荣桥的《易安香学——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中国香》、王兴莱的《一路向东》、杨青的《约翰·列侬坐在我的窗口》;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走走的《天黑前》、任晓雯的《阳台上》、张怡微的《旧时迷宫》。

文汇出版社

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3年1月

—

1

最近天气越来越干燥，刚洗完澡就静电横飞，阳光炫目空气慵懒，让我时常想起晒干的包谷豆，它们总是被放在烈日下，摇一摇发出嘶哑的干咳声，像北京的大街小巷中行走的人——因为这个季节他们也总是带着烦躁的表情，怒视着空气中无孔不入的尘埃。

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喜欢过这样的季节，我忘了，我好像总是在阴郁的天气里告诉别人我渴望晴好，然后出了太阳就附和着所有人一起咒骂它。

在我告诉夏至我要去相亲之前，他似乎向我描述过 N 个他与网友见面的桥段。“我和纽约在回转寿司，她摆了个 pose 等我，然后气定神闲地告诉我，她不吃米不吃面，不吃四条腿的动物的肉，也不吃没有腿的动物的肉，我当时就想直接买只烧鸡塞丫嘴里。”

说这话的时候我和夏至蹲在凌晨一点的酒吧外面吃煎饼，他胡乱穿着件 MUJI 衬衣，却仍然能引得路人御姐萝莉纷纷对其顾盼流连。他酒气冲天地回头问我，你好像很久不谈那些又长又恶心人的恋爱了。我说，你的不也都很短。夏至突然意满志昂地向我正色道，你敢不敢不要随便说一个男人短。我听完拂袖而去，没有让他看见我秋色里羞愤的面庞。

是的，在这个干燥而又令人羞愤的秋天，家人为我量身打造了一次相亲活动。

我曾无知地认为网友见面与相亲并无二致，当然这种想法事实上很傻很天真。它们的区别就好比小姐和女优的不同——前者的行为是一种自发行为，知情者只有双方，目的单纯作风低调。后者的行为要被数目众多的人员操控，随之而后还要被强势围观，围观者甚至会高调交流围观的心得体会以确定要不要策划下次围观——夏至的网友曾因展示了身体的某局部特写，确认无色差后，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被果断拉黑。而我却不能因为 QQ 上无力吐槽的聊天而拒绝与对方相见。

2

手机铃响起时我的房间里充满了怨念的剪刀声。

司思说她觉得黑色丝袜无论怎样穿都看起来很廉价。我说不会啊，你看 Camden Town 的那些朋克妞穿着大洞小洞的黑丝多带感。她用兔斯基的眼神看着我说，黑丝不是重点，重

点是你有没有人家那腿好吗。说完喝了一口桌上成分不明的 mojito, 抬头望着我说, 小青, 这里是北京, 不管是 Camden Town 还是伦敦, 那都是一年前的事了, 就跟这杯酒一样, 莫寄托。

莫寄托。

我一边用剪刀把面前光溜水滑一尘不染的黑丝剪得疮痍满目, 一边琢磨着这三个字。手机铃声干扰了我的思路, 我烦躁地回头去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 一时间北京秋天炫目的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照得我眼前斑斓闪耀, 遍地苍白的焦灼。

我放下剪刀, 穿上被剪成蛛网一样残破的黑丝, 拿起手机, 打开窗户跳了出去。

3

莫寄托是一种用朗姆酒、薄荷叶和糖浆调和而成的鸡尾酒, 源自古巴, 传说中象征着反骨的叛逆与倔强。

4

我在差不多一年之前完成了 Master 的课程从伦敦回到北京。圆满结束了我的海龟生涯, 我是说, 从海龟彻底基因重组变身成了海带。幸运的是, 学校在 times 榜单上的排名掩盖了我水货的本质, 使我在北漂的就业大军中如入无人之境。我是说, 每三个月我都可以毫无压力地换到一份全新的工作——合同里规定的试用期是三个月——以至于在第四次面

试通过的时候，越过德国老板信任的笑容，我端详着他身后窘迫的咖啡杯，居然开始同情他，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会发现雇佣我是一个悲剧。

我的家人把我留学归来一年之内辞职四次这件事视为我人生中浓重的一笔——当然是败笔。整件事情让我在家庭中的地位急转直下抬不起头，也让我在朋友的八卦圈里变成一个无法超越的传说。

艳蓝的天空下，我觉得自己活得像某句周杰伦嘴里的唱词。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5

我理解我的家人和朋友，其实更让他们满地伤的，并不是我毫无目标的人生目标，以及我毫无规划的职业规划，而是另一件事。

我的，又长又恶心人的，爱情。

6

我家住在一楼。

从窗口跳出去之后我烦躁地接起了司思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冲我咆哮：“你瓜娃儿的手机打十次有九次都无人接听，拿去砸核桃吧，弯弯！”

司思是成都人，白羊座，貌美如花身材火辣，一着急就会用方言对我进行无情的批斗。在伦敦初次见她那天我被印

度阿三的一个巨大的锅盖砸到了脚，于是不顾狂风大作的阴冷天气穿了双人字拖上学，赫然邂逅了穿着短裙抖做一团的司美眉。也许是因为在司思的搭配学里，短裙和人字拖很搭，其共同点是，在那样的天气，能显示出穿着者是很二的。于是她友善地冲我打招呼，咦，你也不知道今天会刮风，你看，你穿人字拖！据说当时我态度冷淡傲慢，也有一说是我当时满脸状况外的无辜，总之我说出了一句令司某人心生怨念的台词。

我说，不好意思，我只是因为被锅盖砸了。

这就是我和司思的初次会面。发生在 2009 年的 9 月底。那时候，纪泽正在雅思口语考官面前狂喷着他完全不懂的 how to make a dish；方佳在飞机上昏沉地醒来盘算第二天到达伦敦该怎么去宿舍比较省钱；夏至和女友闹完口角无比烦躁地发现有个要去伦敦上学的太傻论坛网友要加他的 QQ；而这位太傻论坛网友，正在压抑着自己后毕业时期的小布尔乔亚情绪，思考着人生，思念着自己远方的女朋友。

梦想是脆弱的，梦想只是一种期许，它无法跨越痛苦，时间，生死以及绝望。就像在当时，那位太傻论坛网友并不知道自己远方的恋情会在某一时刻戛然而止。正如同当时的我也不知道，一个月之后，我会在伦敦寒气扑鼻的夜色里，转过身对他说，阿关，你今晚别走了，就住在我宿舍吧。

7

司思家离我家要坐四站地铁，换线再坐四站。

礼拜五的晚上，躁动了一天的城市终于被夜色覆盖，地铁上很挤，气味呛人，每到一站还总有人横冲直撞，发出肉体摩擦的声音，改变人群原本的形状。我连头都不敢回，因为我知道回头一定看见颤动的舌头和发黄的门牙对着我。

我知道这种时候听歌也许是好的选择。MP3 里是 Greenday 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它曾让我哭泣过。

我一直喜欢那些能让我流下眼泪的歌。

透过人群的缝隙，我注视着窗外。头顶上方是我熟悉的城市，那里的夜色朴实而热烈，可是我看不见，我只看见我的半个脸映在窗上，跟随车的节奏不断起伏。忽然我前面的人挪动了他的身体，一瞬间窗户上疲惫的目光消失了，一闪而过。

我想起几天前夏至对我说，你老了。我说，是么？他点点头。

可是我才 24 岁。

8

我刚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某个早上边画图边听了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那是和阿关分手后的第二个月，歌没有放完我甚至没有听清歌词，可是我放下鼠标去了厕所。

我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站了一会儿，听着门忽悠做响，不断有人进进出出，门外是被灯光照得发白的走廊。然而那

天那些光线那些声音和人影在我眼中都只是白色的一片。电梯的提示音由远及近地间或响起，最后一个人走的时候把门弄得摇摆不停，她走到门外回了一下头，看见我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蹲下，开始轻声啜泣。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执著。有的时候很明显那是错的，但谁也不会承认。

像身体中生长的野草，它只能生长在自己的身体里，任何人的干涉都不能阻止它蓬勃地蔓延，我愿意它在寂静迷茫的空气中侵吞我的整个生命，我喜欢听到野草在身体里生长的贪婪的不知疲倦的声音。

因为那些是我的曾经。

9

很多时候我一直在想我是究竟为什么如此确定那些曾经，它有留下任何印记在我的生活中吗？在离开伦敦，不，确切地说是来到北京之后，我仿佛不经意中被另一种生活同化，以前曾在我身边的人也逐渐地消失——这话听起来像港台的鬼片，因为正常人是不会逐渐消失的，他们只会突然出现或是突然不见，可是我身边的人的确是逐渐消失。

我因为这次相亲而发现了这个问题，它在我的朋友圈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消失数日的他们纷纷开始重返人间。夏至在 QQ 上约我喝一杯。过去我们不需要这样。同住在 Hawkridge 宿舍 12 楼 A 的时候，每当在走廊上相遇，作为异

性的他对我的开场白永远是：“走，上厕所？”我则虚伪地回应他：“你动作可得快啊？！”事实证明男生上厕所的速度永远比女生快，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很不理解的问题，甚至常常忍着尿等待着有男生涌入厕所的课间和他们一个时间跑进去，而每当我满怀期待地跑回教室他们总是坦然地坐在座位上，带着解决问题后的轻松茫然地瞥我一眼。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那大概是我生命中头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基因对于第二性的不公。

话说远了，还是说夏至。

那天在酒吧里，夏至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在西班牙乐手弗拉明戈的明媚中，我穿越得跌宕起伏。似乎自己仍旧坐在宿舍的厨房里，或者房间的地毯上，他站在我身边，手掌的重量在我肩膀的位置——每当阿关在争吵后离我而去，夏至似乎都会做这个动作。

记得有一次我哭了很久，突然之间抬头对他说，我听见打雷了。他凝视着我，而我凝视着窗外。那个灰蒙蒙的空洞的瞬间，宿舍里满是消毒水和香烟混合的味道——每个礼拜四墨西哥清洁工来过后会留下这样的气味。

那天夏至在我肩头轻轻捏了一下，然后他的声音就清晰地在我耳边，根本从来就没有打雷，你幻听了，说明你在期待什么。

你在期待什么？我猛地回头，看见夏至永恒不变的轻蔑，仿佛在嘲笑谁。只是宿舍换成了嘈杂的酒吧，消毒水换成了

不明所以的食物香味。我说，不期待，但是不去又不行。他说，那什么时候去？我说，明晚。略微迟疑，然后故作轻松地对他说，司思还问我能不能组团相亲，她也要去。夏至像被烟呛了一样夸张地干咳着，组团，好吧，好赞。

老大，帮派活动么？相亲是很严肃的好吗！我没记错的话你那个相亲的是个医生吧，他也带一票护士一起去吗？你是要打群架吗，亲。你跟司思说，让她歇了吧。

你不想知道她最近怎么样吗？

关我鸟事。

停顿片刻，夏至点着了一根烟，问她最近怎么样？

关你鸟事。

10

如果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用“关我鸟事”和“关你鸟事”来回答，你也许将节省人生三分之二的的时间。你吃饭了吗？关你鸟事。我该不该对她表白？关我鸟事。如此这般。

一周之后，我在夏至的葬礼上思考着这个奇异的课题，又莫名其妙地听到了打雷的声音。

“我说我明天会来

你却在今天离开。”

窗外仍旧阳光普照。我在信的末尾写上了司思的名字，把雪白的信笺放在了骨灰盒的旁边。死者或许可以带着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的世界，而事实上，握着曾

经的只言片语不愿松开的，却是在干燥的空气和刺眼的阳光下蓬勃燃烧不知疲倦的生者。

我又忽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清晰地说，你在期待什么？猛地回头，却只看见挂在墙上的照片——那是 2010 年的春节，在伦敦宿舍的厨房里，我们一起煮火锅吃。夏至轻蔑地望着镜头，仿佛在嘲笑谁。我伫立在灯光熄灭的死角，视线越过那些定格在镜头上的熟悉笑容。伦敦灰蒙蒙的天空和无休无止呼啸的大风卷着断裂的枯枝在那一时刻穿透照片铺天盖地地蔓延到了我的身上。

多少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觉得自己的窗外有一个黑洞。黑洞的彼端漂浮着陈旧的河水味道。天空永远斑驳，静谧，一如既往的明暗交错。双层巴士在落寞的阳光和阴影中开过，消失在布满潮湿苔藓的桥洞。炸鸡店油腻的窗外，寒冷的雾气被酒鬼们的叫嚣声冲散，不再亲吻街角的阿三店打蔫的蔬果。唯有路灯的光线一成不变地与之相伴，与之终老。

一切注定要失望的。我的窗外只有小区的另一栋家属楼。上述的一切连同那个遥远的城市，和没有太阳的冬天一起，只存在在北半球的另一个经纬。从夏至的葬礼回来后的半夜，我在梦境中惊醒，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的窗外轻声敲打。我翻身坐起，钟表滴答作响，指针指在北京时间 3 点一刻。

谁能告诉我，窗外究竟是什么。

二

1

认识阿关的时候,我 22 岁零 7 个月,他 22 岁零 5 个月。

我总在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过他的时候用自己的年龄进行孱弱的示威。

那我比你大两个月。

又怎样,老女人了不起啊?

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我都会吃奶了有人才刚生出来。

会吃奶了不起啊?

比你不会强。

那我现在还会,你会么?

.....

在我正式过上母乳充足的惬意生活的时候,阿关刚刚出现在某产房的一角为自己的降临哀嚎不止。

父母给他起名叫安藤。究其原因大概要归结于岛国建筑

大师安藤忠雄的名号，其父想让儿子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学习建筑。

然而 22 年之后，安藤却没能雄起成为空间大师，而是熊包地选择了法律专业，呜呼哉造化弄人，安藤忠雄变身成安藤终熊来到伦敦，又无端端被我安上了一个二五不靠的绰号。

阿关。

他喜欢我这样叫他，奇怪的是，他居然喜欢。如此无厘头的称呼是在我遇见他第二天之后开始的。那天，在 club 里，我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如破竹地扇了新生安藤一个巴掌，爆炸的肾上腺素让他瞬间完成了变脸。

数日之后我坐在泰晤士河边望着他说，你是如何练成一秒钟内把脸憋红这个绝技的。跟关公差不多，我以后就叫你阿关好了！

这个令我自我感觉分外良好的英明果断的决定原以为会收到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效果，可他只说，他妈的好难听，那我要叫你阿飞吗？

那天他望着泰晤士河水，边吃热狗边焦躁地对我讲了很多颇具教育意义的话语，很深刻，但翻译成成人话就大概是“所有泡你的男人都是傻逼”的意思。我抬头正巧碰上他不屑的目光，一时间觉得他头顶佛光万丈，于是懵懵地说，别啰嗦了，淡定，你看你又变阿关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面无表情地说了句，笨死了。